

這書為紀念我的姪
兒培之而印的

廿の二、二五、且同識其明日
將有平津之り

身虛卜辭講話

叙言

宣統壬子，予既類次所藏身虛文字，為書契前編八卷，書既出，羣苦其不可讀也。越二歲，予乃發憤為之考釋，私意區宇之大，圓顛方趾之衆，必將有嗣予而闡明之者，乃久而闐然。後意并世之士，或不樂為此寂寞之學，當有會最身虛文字以續我書者，久亦闐然無所聞也。一若發潛聞幽，為區區一人之責者，至是予乃益自厲曰：天不出神物于我之前，我生以後，是天以畀予也。舉世不之顧，而以委之予，是人與我也。天與之人與之，敢



不勉乎？

右引羅振玉身虛書契後編序上的一節，玩他的語氣，是怎樣的自負，他的近事，固且不談，即此一節，也足夠我們研究甲骨文的人氣阻了。然而回頭自己看看，我們是否在乎爭氣，研究的人，不能說少，成書也有數十種，普通論文有到幾百篇，在有三十餘年的歷史上說，固然不能說多，而在這舉世營營的時候，為此寂寞之學，竟有這樣的成績，也總算不錯了。然而這是量的方面，雖多不精，也無所用之。至于質的方面，是怎樣呢？說也可憐，有這樣好的材料，有這樣多的研究者，有這樣悠久的歷史，而我們對

于殷代的社會，仍舊是黑漆一團。羅振玉所謂「若發潛
闡幽為區區一人之責者，其言不幸乃中，因為他却不愧
是一個筭路藍縷的人呢。我深究其故，約有數端：一、鑒賞
家把他當古董看待，什襲珍藏，輕易不肯示人。二、名士流
亞，語必稱三代書，不讀秦漢，嘴角口邊說說甲骨文，楹帖
扇笈寫寫殷虛文，自命是蘊藉博學。三、樸學家當他是河
圖洛書一般神秘非凡，考釋引證也都語焉不詳，說焉不
精。四、考古家拿他當作個人的私產，報告不作，材料不發
表，使有志研究的人，祇能在書本上去探討，在這幾種原
因下，無怪一般所謂研究的人，祇能說說文字，談談卜法。

不能充分的發展了。

我是一個有志無力的人，紙上談兵，不過發其端而已，希望一般考古家、鑒賞家，能夠為着學問而學問，把材料公開起來，供大家研究，就不勝馨香默禱的了！

廿二·三·八 且同

序虛卜辭講話

叙言

一—二

世系的探討

四—十七

習語的發凡

十八—二十八

稱謂的補充

二十九—三八

方國的發現

三九—四八

貞人的計數

四九—五三

風俗的推闡

五四—五六

文字的解析

五七—六一

從合祭說到妣乙

六二—六六

書體的質疑

六七—六八

引證的問題

(帚媯佩考釋附)

六九—七八

附錄

郭齋所藏甲骨文字

帚媯佩拓本

世系的探討

且同著

世系在研究甲骨文中，地位佔得很重要，因為我們研究甲骨文的對象，是整個的殷代社會，要知殷代社會，已稍有封建制度的氣味，而封建制度，是以世系為骨幹的，所以我們要明瞭殷代社會的現象，先得從甲骨文中肯定他的世系。

從前甲骨文沒有出土的時候，研究上古史的人，要知道一些殷代社會的現象，所恃惟史記中殷本紀一部份，因為除牠之外，沒有再比牠可信的了。等到甲骨文出土後，所謂實物證史者，也是以殷本紀為張本，孫詒讓羅振

玉王國維輩尚矣，即郭沫若董作賓也都這樣。然我却以為這是已經成為研究甲骨文的傳統思想，所謂實物證史者，對於甲骨文根本不能成立。因為我們祖宗並沒有傳給我們一部完全的殷代歷史，殷本紀雖比較健全一些，然而我們一震于孔子之言，二觀太史公在他的三代世表中，亦自言無徵，所以覺得不能全信了。

孔子是宋國人，殷之後為宋，孔子也曾到過宋，他對於宋國，總算比較接近此的人，況且他還是一位敏而好古的朋友，然問他殷代怎樣，他也沒法回答，祇能說「文獻不足徵也」，至于他所能夠知道的，祇殷因于夏禮而已，是孔

子當時宋國已經沒有一些殷代的遺風流俗。故家文獻存在着。況到了漢代太史公掇了一些周人的棄餘作成一篇殷本紀就得認為可信了嗎？

又太史公在他的三代世表中，也自言無徵：

太史公曰：五帝三王之禮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詩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蓋其詳者。至於序尚書，則畧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厯譜終始，五德之傳，古今咸不同，乖異，天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者。於是

五帝繫謬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

我們在這上面可見到的。一太史公作年表始自共和元年。是共和紀元以前。他當時已經不知道。故三代他只作了一張世系表。二自身以前。諸侯不可得譜。周以來。乃可著。則是他自己聲明所譜的身人世系。都是模糊影響之言。不可作為定論的。

殷本紀所譜的身代世系。其不可信。既如上述。則同世系有連帶關係的年數。又發生問題了。身代年數的長短。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大約有下列各說：

(一)集解引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于受。紂三十九五。

用歲四百九十六年。

(二) 今本竹書紀年載身人年祀二百五十二年。

(三) 正義引古本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

(四) 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引朱輯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

看上面各說，吾人在沒有精密研究已前，不能隨便的指出誰是誰非，惟要知道古本所紀的年數，已經是戰國時候人的推測。若舍古本而用今本，則無異不信戰國時人，而信明朝人，其誤太甚。至于依古本，則從盤庚到紂，已經

有七百七十三年。再依本紀說其間不過八世。每世須占到一百年。一共十三帝。每帝須占到六十餘年。雖說古人壽長也。沒有這樣的道理。更從他方面看。本紀所載的十三餘帝。甲骨文中。大都已经發現。依古祀典之禮。或須這十三餘帝。都有大功烈于民。或者是大惡不虔的。禮記祭法上說：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為稷。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觀此可知殷本紀所載的先王先公，都是有祀典的。所以今都在甲骨文發現了。而本紀所本的世本，或者簡直是專紀有祀典帝王的專史，所以殷庚至紂七百七十三年，祇剩十三帝者，大約去了其他不在祀典者而言的。因為我們在甲骨文中猶發現了許多本紀不載的帝王。

丁未卜 爻貞 求于甲十牛 前一、四、四

己亥王賓巡卅牛 殷卜 一一六、四

甲子卜 貞 王賓魯七尤 前六、六一、四

貞于東母豕三犬三 鐵一四二二

庚申卜貞王賓熊亡尤 後上九

庚戌卜 貞于 鐵二四

癸未卜貞貞于 門 十小牢卯十牛黍用 前四七

貞之于蔑 後上九

貞之于 門 同上

貞之于 門 同上

壬辰卜翼甲午貞于 虫 羊出豕 後上九

貞于 門 前 四九

貞之于 門 前 一四七六

貞于祭前一五一

貞于東同上

貞于前一二五五

上舉的十六條，以旁證參讀，決為殷之先王先公無疑。不過約數一二，如果詳細的通計起來，當不止此。只因為不數見，所以無從知道他的事蹟，或者因為他既無功烈，又無大惡，不載祀典，偶然珣祭而已，所以本紀中也不載其名了。觀以上的十六條，所以身代的先王先公，決不止身。本紀所載的幾位，我們應當再從甲骨文找得更好材料。同辦法，因為般庚以下，已經有七百七十三年，若再推而